

別林斯基選集

第二卷

滿 濤 譯



時代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上海

В. Г. Белинский

Избранные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II

本書根據兩種原文版本：

(1)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х томах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48

(2) Белинский о Гоголе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49

*

版權所有

1952年11月上海初版

1953年3月上海3版

12,001—22,050冊•23,400元

25開•670定價頁

*

時代印刷廠排版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總經售

目次

文學與雜誌短評·····	三
對於因果弋理長詩死魂靈而引起的解釋的解釋·····	二
文學與雜誌短評·····	壹
一八四二年的俄國文學（斷片）·····	堯
結婚·····	叁
文學與雜誌短評·····	九
果弋理集·····	叁
彼得堡的俄國演劇（斷片）·····	七
文學與雜誌短評·····	九
賭徒·····	壹

一八四三年的俄國文學（斷片）	二二
彼得堡的俄國演劇（斷片）	二七
亞力山德拉劇院（斷片）	二九
普羅柯比·略邦諾夫，或俄國亂世春秋（斷片）	三三
伐西里耶夫底文法研究（斷片）	三五
彼得堡之峯（斷片）	三七
果戈理作品底法文譯本	四〇
北方蜜蜂——俄國語文底準確和純淨底保衛者（斷片）	四二
一八四五年的俄國文學（斷片）	四三
關於俄國文學的感想和意見（斷片）	四五
彼得堡文集	四七
一八四六年俄國文學一瞥（斷片）	五〇
法傑伊·布爾加林底回憶錄（斷片）	五二
乞乞科夫底經歷或死魂靈	五六

果戈理與友人書簡選·····	二五
同時代短評（斷片）·····	三一
給果戈理的一封信·····	三七
答莫斯科人（斷片）·····	三三
一八四七年俄國文學一瞥·····	三七

附 錄

書簡斷片·····	五二
關於別林斯基·····	五九
譯後記·····	五七

別林斯基選集

第二卷

文學與雜誌短評

圍繞死魂靈的故事還在繼續：在公衆中間討論並爭論着它，在雜誌上評論着它。耳聞這些議論，眼看這些批評，你不自禁地會發現許多材料，可以用來寫成同一類的新的長詩……許多批評文章都可以作如是觀——有的像羅士特來夫，有的像想入非非的瑪尼羅夫、縣裏的傷感的幻想家，有的像跟馬發議論的綏里方……每一個讚美者都找到一個自己合意的英雄，說道：這是個高貴而聰明的人物。有一個批評家^②，並非開玩笑地宣佈，一切人物都是醜陋的（就他本人來說，而不是在對藝術的關係上），只除了……你猜是誰？……猜不着的！……只除了綏里方！批評家把他看作純潔的俄國天性……這純潔的天性表現在什麼地方呢？——在於：他喝得爛醉，不是由於粗暴的動物性，而是因為喜歡跟好人乾幾

① 本文於一八四二年發表在祖國紀事上，不署名。

② 係指歌唯遼夫。

杯……的確是這樣的！然而，關於綏里方純潔的天性，還有別的證明呢：他願意挨打，談到他所喜愛的馬廐和熟知的溫蒸法時就特別起勁……純潔的天性可真是了不起呀！……然而，關於純潔天性的證明，還沒有完呢：在这一切之外，批評家更加上了他那友好的對待馬的態度……現在明白了沒有，照批評家底意見，什麼是純潔的天性？現在明白了沒有，如果有誰不喝劣酒，不把第一個迎面而來或斜刺裏竄出來的人認做好人，跟他一起喝得酩酊大醉，不跟馬聊天，不讓人家高抬貴手在背脊上打幾下，——那麼糟了：他就是一個卑劣的天性！他屈服於狡猾的西方底誘引，永遠把靈魂和肉體毀了！……

當巡按問世時，一個著名的批評家拒絕寫文章談到它，認為它是一部骯髒的作品；一個雜誌拒絕刊登果戈理底中篇小說鼻子，也認為它是骯髒的；不久之前，一個批評家，

●『著名的批評家』係指歇唯達夫，『雜誌』係指莫斯科觀察者，當時主編這雜誌的就是歇唯達夫。果戈理起先把鼻子投給莫斯科觀察者，『由於平庸而瑣屑』，見擯於主編。後來，普希金把這稿子在同時代人上發表了，並加編者附註云：『果戈理好久都不肯答應發表這篇遊戲文章，可是我們在裏面看到這許多出乎意外的、幻想的、快活的、天才的東西，所以，終於說服了他，讓我們和讀者一同來分享他底原稿所給予我們的喜悅。』

在一夥俄國詩人中把果戈理放在巴甫洛夫君（一個才稟卓著的作家，但完全不能和果戈理相比）下面。可惜的是沒有工夫從事調查，否則，一定可以找出許多事實，證明有些批評家從若干時日以來完全不是用從前和不久之前的那種口氣來談論果戈理了。同時，請看，當他們看到別人從果戈理開始文學寫作以來就理解了他，胆敢把這引爲自己特有的功績的時候，心裏是多麼地着惱啊，害怕這樣一來，人家會把他們視爲重複別人底思想以至話語的追隨者，連一點創見都沒有！……凡是不斷地注意我們文學的人，一定會知道，果戈理最初是在什麼地方受到了評價。也許，許多人用不着指明就都知道，在這之後，是誰，在什麼地方，也用同樣的精神和同樣的語調來講到果戈理……爲什麼不把理應屬於你所有的東西指出來呢？……可是人是忘恩負義的：你教乖了他們，好容易使他們茅塞頓開——他們報答你，却把你視爲舊貨攤上的貨色，讓你也和他們一樣地蠢笨，罵你是自稱自讚，說你體態瘦小，彷彿這是一個可怕的缺點，彷彿大腹便便的街學者底體態要比瘦小的體態高明似的……可是，最可笑的是，他們把你對於作者的讚美稱爲不招而至，好像藉此暗示，作者倒請求過得到他們那些過時的、人云亦云的讚美似的……至於我們呢，——我們

●恐怕是指論俄國中篇小說與果戈理底中篇小說一文。

願意高聲地向大家宣佈，我們所讚美的那些作家，從來沒有要求過我們底讚美，我們是無代價地加以讚美的……

一個批評家◎認為果戈理是雙重的、或者分裂的存在：您瞧呀，一半笑，另外一半哭……真是獨創的想法！有這麼一種人，怎麼也不能夠懂得含淚的笑，特別是含笑的眼淚，總想機械地劃分並區別一切，以便有些偉大的現象能夠被他們淺薄的頭腦所理解。

大概許多人都遇見過這樣的人，曾在巴黎住過而現在回到了俄國，談起隨便什麼總脫不了一句：『在我們巴黎』？有些批評家也是這樣的，無論談起什麼，總免不了提到意大利。有一位這樣的先生◎，硬把果戈理當作荷馬、但丁和莎士比亞底學生。我們得承認，我們在死魂靈裏一點也看不出研究這些偉大範本的痕跡來。死魂靈底作者可能和他們符合一致——這是無可爭辯的；可是，原因並不在研究，而是因為詩歌不得不和詩歌符合一

◎ 係指歌唯遼夫。

◎ 歌唯遼夫也是擁有這種主張的。

致。在他們之間，有一點是共通的，——就是，他們都是詩人……

有人根據一點非常淺薄的見解，把綏里方、米卡衣叔和米念衣叔胡扯一通，責備果戈理有偏頗之病，不應該只顯示出俄國人底一面來。批評家很不高興看到醉醺醺的綏里方翻掉了車子，把老爺跌出來，米念衣叔和米卡衣叔在一旁越幫越忙，把事情弄得更糟。批評家老是重複着一點：俄國人遠勝於德國人；俄國農民在路上是大公無私的。尤其後一點真理，凡是在路上毀斷了車軸或者所乘的馬車碰巧陷在泥坑或冰窪裏的人，都很清楚……批評家又斷言，俄國農民即使喜歡吹牛，醉得歪歪倒倒，卻還能『僥天之倖走過草搭的橋』。的確不錯！可是許多人爲了僥天之倖而失蹤在谿谷裏、河裏、橋上以及別的地方，這也是的確的……

可是，在所有一切因死魂靈而引起的可笑的意見中，最可笑的一種，無疑地，是說果戈理底幻想是慷慨好客的……果戈理之所以爲果戈理，——您瞧——不是因爲他這樣清晰地寫出主要的性格，這樣顯明地，通過一點或幾點特徵，好像偶然而順便似的寫出許多次

要的、似乎是無意中碰到的性格，也不是因為他忠於現實，而是因為他底幻想是俄國的，從而是慷慨好客的，遵行着一句俗諺，就是灶頭上有的東西，全搬到桌上……批評家底天真多可愛呀！真是黃金時代底特色！……

可是，還有一種牧歌風的特色：有一個批評家，有意讚美果戈理，這樣地講到他底文體：『他底行文是鬆脆的，像不吝多加油料的花色蛋糕一樣；它像大方的主人所斟的一杯太滿的酒似的從邊上溢出來，這主人是不在乎酒和桌布的；因此，整段文章填得太足，像一個考究吃食的人所做的糕餅一樣，他毫無打算地買來大批材料，餡心也是不惜工本的……隨便您怎麼說好了，可是這種廚房術語式的讚美一定是不招而至的……』

不錯，在我們底文苑中，可笑的事情太多，合理的事情太少；可是，合理的事情是有的。在今年第三期同時代人上，我們讀到一篇寫得聰明而又出色的關於死魂靈的文章，署名是縮寫『C·III·』兩個字，是從齊托米爾寄給雜誌的。

● 普列特涅夫底筆名。

北方蜜蜂報導（在第一九六期上）在莫斯科舞台上將演出死魂靈底拔萃，認為那時『最好能把最近一期讀書文庫（第八期）上的關於死魂靈的戲劇場景拿來表演一下』，又加添說，『這將是很合時的、聰明的、可笑的、合理的；無論對於作者，對於讀者都是有益的。』——許多人完全同意這意見，同時却認為，如果在表演了讀書文庫上所載的關於死魂靈的戲劇場景之後，再表演一下第九期祖國紀事上的關於讀書文庫的戲劇場景，那就更好（原註），並且這將是很合時的、聰明的、可笑的、合理的，無論對於死魂靈戲劇場景底作者，對於讀者，都是有益的……

【原註】參閱『雜錄』欄裏的一文：在書店裏偷聽到的文學談話，第三二至四三頁。

● 譯文見第一卷第四八三頁。

對於因果弋理長詩死魂靈而引起的解釋的解釋。

在近來關於死魂靈或因死魂靈而引起的許多文章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有四篇。我們不得不把它們捉對成雙地分成兩組。一組裏的每一篇文章都構成鮮明的對照；每一篇文章都可以看出對於另一組的極端的對立。其中的第一篇^①，我們已經在第一期祖國紀事上提到過了，認為是一切因果弋理長詩死魂靈而引起的文章中僅有的最好的一篇。它發表在同時代人第三期上。這篇文章本身就是絕對地聰明和愷切的；可是有一位某君^②，大概並非出於預謀地，而是天真質樸地過分強調了它底優點和價值，把類乎正相反對的東西加在它上面，並且把自己底才力相應的文章稱做對死魂靈的批評。這篇『批評』底意義，和同時代

● 本文於一八四二年發表在祖國紀事上，不署名。

● 係指普列特涅夫用 C. III. 筆名寫的文章乞乞科夫或死靈魂。

● 係指歌唯達夫。